

得寸进寸集

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一滴血的本土精神资源。

傅国涌 著



得寸进寸集

傅国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得寸进寸集/傅国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9-07483-3

I. 得… II. 傅…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489 号

得寸进寸集

傅国涌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卢 茗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77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83-3/C·154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辑 大学的底线

- 3 大学排行榜和北大的“亚洲第一”
7 回归“学本位”
10 学术评价制度往哪里去？
14 地方大学要办出特色和个性
17 博士生论文的质量为何下降？
21 追问“大学何为”？
24 “近亲繁殖”还多不多？
27 可怕的不是在制造住校“神童”
30 大学不能没有核心价值
33 遥望西南联大传统
36 北大学生扔鸡蛋何以引来哗声一片？
39 到北大旁听早已是一种传统
42 大学校长的底线
-

1
得寸进寸集

第二辑 教育的泡沫

- 47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失率

- 51 大学生“求职”压倒“求知”
——从一份“求职账单”到调查公司的生意
- 55 “重点班”将寿终正寝吗？
- 58 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误区
- 61 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
- 65 青春光环下的阴影
- 68 对大学生流行“不读书”的困惑
- 72 为什么 90% 以上的科研成果无实际价值？
- 75 高学历的“通货膨胀”
- 78 大学生为什么不能端盘子？
- 82 为什么把“考上大学”当成终点？
- 86 读大学何以成了投资行为？
- 90 告别状元情结
- 93 为什么女大学生不反对做“周末二奶”？
- 96 为短命的历史课本致哀
- 99 第一学历崇拜
- 102 “思考”课替代不了独立思考
- 105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教育背景

第三辑 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

- 111 我心中的人间胡适
- 119 文学要有底线关怀
——在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读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 124 “红学”不过是泡沫
- 128 文学并没有那么高深莫测

131	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134	季羨林的“摘帽”意愿应得到尊重	
137	伤害文化尊严的不是“恶搞”	
140	“非遗热”可能变成“毁灭潮”	
143	和《论语》有关,和于丹无关	
146	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课本	
149	“得寸进寸,得尺进尺”	
152	十字路口的喧哗声	
	——季羨林奥运会开幕式上抬孔子的主张引发争议	3
155	问题在“金庸取代鲁迅”之外	得
158	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分流	寸
165	互联网时代,一本杂志不再那么重要	进
.....		集

第四辑 学习做公民

171	被异化的“六一”儿童节
174	请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
	——纪念顾准诞辰 90 周年
178	儿童溺水与公共设施的缺位
181	美女招商不过是“本能经济”
184	“关错了又怎么样?”
186	1/4 的县级图书馆没有购书费
189	“欢迎市民到政府上厕所”
192	医疗公平倒数第四
195	“干部身份”和公民身份
197	传播假消息是不能谅解的

200	“利群阳光”：还不到笑的时候
204	“泛娱乐化”趋势
207	这样的“民主评议”能体现民主吗？
210	像马寅初那样说真话
213	公民教育靠的是行动
216	富人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219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指标缺什么？
222	悼柏杨：“只为苍生说人话”
225	奥运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
230	“血统论”的当代版本
234	30 年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
240	学习如何做公民
243	后记

| 第一辑 |

大学的底线

大学排行榜和北大的“亚洲第一”

据说,自 1987 年以来,国内外至少有 20 个机构发布过 30 多个有关中国的大学排行榜。不同的人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排行榜进行不同的解读。有政协委员还曾经提案,建议禁止民间进行大学排名,因为“缺乏科学性与权威性的排名会产生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最近这一次大学排行榜的消息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 2005 年全球高等学府排行榜中,北京大学比去年的排名跃升两位,名列全球第 15 位,取代东京大学,跃居亚洲第一。排行榜的依据是各校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师生比例、学生数目、从海外聘用教师人数,以及海外机构最想聘用的大学毕业生等指标。接着,《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予以澄清:“北大亚洲第一”排名并非源自《泰晤士报》,发布这一排行榜的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THES),从字面来看,可以翻译成“*The Times* 高等教育增刊”,但这个“*The Times*”并非赫赫有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查看过《泰晤士报》的

网站(<http://www.timesonline.co.uk>),压根就没有关于全球大学排行榜的信息。调查结果,原来排行榜是一家叫做 TSL EducationLtd 的公司推出的。

尽管如此,北大方面对这个排行榜还是很重视,据《科学时报》报道,不久前举行的“北京论坛”发布会上,北大校长许智宏曾就这一排行榜作出过回应,他认为北大“在科技贡献上离世界最好的大学确实有很大差距,北大正着手加大科研投入”,不过他对北大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得零分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排行榜制作者数据掌握不全”所致,但他没有对北大排行榜上位居“亚洲第一”作出评价。

老实说,有过自己辉煌历史的北大,最需要关注的不是它在排行榜上的名次排列,不是某一项目的得分多少。即使这次排名中位列“亚洲第一”,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它各方面就比东京大学乃至亚洲其他大学做得更好。其次,即使北大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和哈佛、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名次之外,毕竟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去关心,去追问。比如,我们可以问一问,今天的北大与蔡元培时代、胡适时代乃至马寅初时代相比,有了哪些长进?我们可以问一问,北大为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在做什么,还能够做什么?在未来的历史书中,后人将如何评价 21 世纪初社会转型中的北大?

衡量一所大学的标准有很多,包括这一排行榜所采用的那些标准也是,但其中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很清楚的,大学严格地说,它应该是知识中心、学术中心和思想中心,是探求真理的地方,是每个师生寻求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的地方,是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各种不同学说、不同思潮、不同观点的地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浙大老校长竺可桢说的大学涵育万有才能成其大,意思都一样。换言之,真正有追求、有理想的大

学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永远不会被已有成绩束缚住手脚,它鼓励自由的创造,倡导不同思想的碰撞,以真理的追求为依归,以学术的发展为目标,以培养具备明辨是非能力、有着健全人格的学生为己任。它从来都不会因循、苟且、患得患失,它在社会危急关头能挺身而出,它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和历史的功劳簿上,它总是向前去。

一所大学是不是合格,就看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是自觉地肩负起了大学的使命,守住了大学的这些核心价值。名列这次大学排行榜榜首的哈佛大学最初只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1936年3月,当它迎来三百周年校庆时,已然是世界知名的大学,从那里走出了许许多多有多影响的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政治家、律师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当时的校长康诺德是个化学家,他在演讲中主张,哈佛的将来一是要坚持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和教授个人的观点。二是不仅注重实用科学,而且同样注重理论科学,使纯粹的理论科学也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哈佛毕业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Veritas,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或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诚哉斯言,只有不断地追求真理,时时以真理为指针,将真理放在一切世俗的功利之上,大学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以及创造、更新的能力,持续地为社会提供新知识、新思想、新价值。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哈佛大学之所以没有衰落,而是更加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始终是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追求、这样的理想。

说得简单点,大学要有超功利的追求,要有自己独特的精神

气质,一所大学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能走多远,往往并不取决于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不是科技论文(尽管那也是重要的),而是那些不能量化的、物质背后的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感受得到的氛围,如同空气、阳光一般重要,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起来,一所大学要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环境,一个允许独立思考、允许杞人忧天、允许大胆探索的大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当北大名列一个大学排行榜上的“亚洲第一”时,北大最应该做的也许并不是庆祝,而是反省。一所好的大学当然要具备不断的自我反省的能力,认识自身的不足,重新找到起点和支撑点,重建大学精神,接续曾经有过的优良传统,放眼世界,看到相应的高度,这样的“亚洲第一”才有真实而可靠的意义。

2005年11月30日

回归“学本位”

2005年岁末,《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出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触及了当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有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热衷于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官本

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官本位”意识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侵蚀、渗透之下，今天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鹜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不乏其人，究其原因无非是想分一杯羹。趋利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之一，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令人遗憾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潜规则的高校体制。在上述报道中，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的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一位教师更是概括地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 and 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大学或者说高等学校总是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中国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其实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当然包括张伯苓这样的私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彼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

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于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今天当世人蓦然发现“官本位”意识正在侵蚀高校,并导致学术精神沦丧,各类腐败丛生,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内心震撼。感谢《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专稿,提出了这一不能再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毫无疑问,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

2006年2月9日

学术评价制度往哪里去？

10

得寸进寸集

北师大教授曹卫东在接受《科学时报·大学周刊》采访时指出,近些年来,学术不规范事件大量被揭发,学术规范问题不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且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注。他说,自1999年以来,每年几乎都有一两起甚至多起知名学者犯规事件被曝光,剽窃花样五花八门,有抄袭整本书的,也有抄袭一篇文章的(当然,还有抄袭主要观点的);抄袭的方法也各显神通,既有一字不差地抄,也有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一番的;抄袭的渠道也是多元化,有抄国外学者的,有抄国内学者的。我们从“学术批评网”到河北的《社会科学论坛》,可以不断地看到这类学术失范、斯文扫地的现象,犯规者一旦被揭发,往往不脸红,反而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抵赖者有之,以各种借口、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者有之,乃至反咬一口者有之。

一旦连老师辈(包括名流大腕)都可以不顾廉耻,理直气壮地干起抄袭、剽窃勾当,不怕为天下笑,不怕被曝光,上行下效,